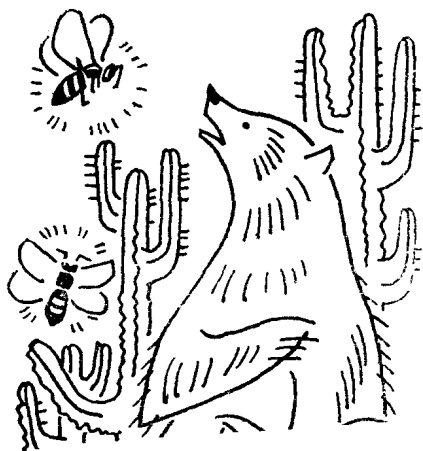


野蜂出没的山谷

李 迪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野蜂出没的山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17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9 插页2

1979年3月北京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2,000

书号10019·2724

定价0.57元

目 次

第一章	蜜蜂嗡嗡嘤嘤	1
第二章	没有锯断的 109 号电杆	25
第三章	头蒙黑毡的人	51
第四章	对手比眼镜蛇还凶	74
第五章	夜遇水怪	100
第六章	明枪暗箭紧相逼	125
第七章	事出意外	148
第八章	无声的牛铃	179
第九章	木刻上拴着红辣椒	214
第十章	节日的序曲	241
尾 声	金色的蜂啊，飞吧	267

第一章 蜜蜂嗡嗡嘤嘤

“奥麦哟——！奥麦哟——！”

一只拖着火红的长尾巴的多丽鸟，欢快地鸣叫着，从那薄雾笼罩的凤尾竹林里钻出来，拍打着五彩斑斓的翅膀，低擦过一座镶满露珠的茅草窝棚的尖顶，呼悠悠地朝远处的野芭蕉丛飞去。它隐进宽大肥硕的芭蕉叶里，寂静的晨空中仍回荡着悠扬的鸣声：“奥麦哟——！奥麦哟——！”

茅草窝棚里熟睡的娥玛惊醒了：怎么，是在喊我吗？娥玛使劲揉开眼睛，一看，哟，晨光早已从那散发着新竹清香的篾笆墙缝里挤进来，明晃晃地跳跃在她胸前的银质圆扣上啦。天亮啦，准是德龙和威拉喊我出发呐。“哎，来啦，天女^①马上就飞出来啦！”娥玛这么连声回答着，手脚利索地穿好镶着红布边的黑色短褶裙，戴上缀满小圆银泡^②的尖帽子，又急忙冲挂在棚杆上的半块破镜片照了一照——时间再紧张，姑娘家也少不了这一道工序。当然了，这块恩翁爷爷特意买给孙女娥玛的小镜，本来是一枚圆圆的满月，昨天却被鲁莽的威拉用砍刀背敲掉了半边。那是威拉在讲述他和阿达^③莫威在一次打猎

① 在傣尼人传说的神中，天女的名字也叫娥玛。傣尼人是哈尼族的支系。

② 银泡是一种银质的球状装饰品。

③ 阿达：傣尼语，即父亲。

中与野猪搏斗的紧张场面时，威拉激动地举起手中的长刀，对准他想象中的那头因受伤而更加凶猛的野猪砍将下去的时候，当啷一声，长刀背无情地敲碎了身后的圆镜。威拉的故事因此中断了，而娥玛还在一边瞪着眼睛直叫：“后来呢？后来呢？野猪是怎么向你们投降的？”此刻，月芽儿状的镜片上出现了娥玛那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两只黑宝石似的眼珠滴溜溜地连转了两圈。娥玛把额前一绺乌黑的头发塞进小尖帽里，满意地笑了笑，面颊上立刻旋出两个酒窝。娥玛把双臂一扬，就象她想象中的飞翔的天女一样，飞出了窝棚。

娥玛飞出窝棚，才发觉哪儿有什么德龙和威拉在喊她啊。离她不远的另一座茅草窝棚，象一个蒙着棉毯打瞌睡的赶马人，静静地坐在开满野花的草丛中，一声也不吭。几只刚出窝的金色的小蜜蜂，嗡嗡嘤嘤地在草丛中飞起又落下。嗨，这两个家伙还在睡呐，真是的，难道他们忘记了今天要进野蜂箐^①砍蜂桶的事啦？娥玛心里嘟囔着，顺手捡起丢在被夜露打熄的火塘边的吹火竹筒，走到德龙和威拉合睡的窝棚前，把吹火竹筒的一头杵进箐笆墙缝里，用嘴巴对准竹筒的另一头，冲德龙和威拉喊起话来：“躲在洞里睡懒觉的老熊，快起来吧，蜜蜂都出窝采蜜啦！”

回答娥玛的却是恩翁爷爷响亮的笑声：“啍啍啍！啍啍啍！……”

娥玛一愣，扭头朝蜂场望去。只见正蹲在蜂箱旁检查蜂群活动的恩翁爷爷仰脸笑着，眼角的鱼尾皱纹深深地钻进斑

① 箐(qìng)，泛指树木丛生的山谷。

白的鬓发里：“嗬嗬嗬，我的天女，箐鸡倒要笑孔雀的羽毛不美丽。你没看见，草叶上的露珠早掉啦！”

噢，原来德龙和威拉象两只最勤快的马鹿，等不得茶花鸡啼落晨星，就钻进了野蜂窠。

“他们怎么不喊我呢？怕吵醒树上的鸟吗？”娥玛撅起了嘴，“爷爷，你说话呀。”

“哟，哟，传说中的天女可不会把嘴巴鼓成大石榴的。德龙说啦，半夜里你们爬起来捉蛤蟆，你困得直把脑袋往石头上碰。他们要让你好好补补瞌睡，就捏起鼻子捂起嘴，不出声气地溜罗。”

嗬，这两个家伙真会嘲笑人！昨天晚上捉蛤蟆，天黑路滑，自己是让藤子绊倒一跤，可对天发誓，脑袋绝没有与石头相碰。娥玛这么在心里解释和发誓着，不由得又想起昨晚的情景来：当德龙和威拉小声地把娥玛叫醒，三个孩子手牵着手朝黑暗笼罩的蜂场走去时，不知怎么的，娥玛只觉得蜂场完全不是白天的模样了：那山坡上黑黝黝的大石头，象神话传说中的雄狮，横卧在路边，准备向过路的人提出问题。可谁又能猜到它会提些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呢？恩翁爷爷讲过，如果你回答不了它的问题，它就要让你知道一下它的牙齿的厉害；那高高矮矮的灌木丛里，不时闪出幽蓝的萤光，娥玛明知道那是提着灯笼的萤火虫在赶路，可不免也使她联想起野兽的眼睛。恩翁爷爷讲过，虎啦，豹啦，老熊啦，一到晚上，眼珠子都是闪光发亮的。娥玛的两腿有点发硬了。威拉一面紧拽着娥玛的手，拉着她扑腾扑腾地朝前闯，一面粗声粗气地说：“塔古①！

① 塔古：傣尼语，不要怕。

塔古！”连这话，娥玛都听成了“老虎！老虎！”心情真够紧张的。直到走进蜂场，捉起蛤蟆来的时候，娥玛的心情才平静了一些。这些蛤蟆真狡猾，悄悄地躲在蜂箱底下，专门捕食守在巢门口的蜜蜂。一只大肚子蛤蟆，每天晚上可以吞吃八、九十只蜜蜂呢！你想想，如果不把它们捉住、赶走，蜂场受得了吗？德龙、威拉和娥玛在蜂场里忙了大半夜，可捉了不少蛤蟆。后来，临走时，威拉还用蛤蟆在箐河里下了两个鱼钩呢。箐河里的乌棒鱼可多啦，这种性情凶猛的鱼最喜欢吃活的蛤蟆。威拉小心地把鱼钩从蛤蟆的屁股里钩进去，在它的两眼中间露出一钩尖来。蛤蟆的命可大啦，仍旧活蹦乱跳的。威拉就这样把带钩的蛤蟆丢进水里，然后把鱼线拴死在岸边的树根上。乌棒鱼只要一吃蛤蟆，就再也跑不脱啦。……

想到这里，娥玛自语起来：“嘿，看看去，乌棒鱼是不是上钩罗。”

娥玛飞快地穿越树丛，朝箐河奔去。她记得，威拉鱼钩是下在一棵弯了腰的黑心树下。在娥玛的身后，恩翁爷爷从蜂箱边站起身子，又是摆手又是喊：“别追啦，娥玛，你就是插上云雀的翅膀，也赶不上远飞的山鹰。快别追他们啦，小心箐里钻出红舌头老豹子！”

“这是白天，我不怕！”娥玛调皮地留给恩翁爷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转眼间，就扑进了树丛里。

水花喧闹的箐河顺着一堵长满青苔和藤蔓的岩石流过来，在蜂场附近连拐两个大弯子，又钻进野蜂箐的密林中，一直流出国境。箐河并不宽。威拉说过，如果他腿再长点，十几步就跨过去了。可河底的情况却挺复杂的：水响得哗哗啦啦

的地方，浅得没不了小腿，连胆子最小的娥玛也敢蹚过去。铺满河床的鹅卵石随着河水的跳跃而变化着各种各样的形状，这里那里不时闪现出点点银色的鳞光，象夏夜天空中眨眼的繁星，那是小箭鱼在抢水奋游呢。欢快得象娃娃似的河水唱着，闹着，流着，淌着，突然间会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变得闷声闷气的。这时候，要注意，水变深啦，河底也许是个大石头坑吧，坑里也许不断喷出墨绿色的染料吧，白亮白亮的河水一下子被染得又黑又绿，什么也看不见了。有时候，水面上还会张开一张大嘴，把上游流下来的枯枝啦，败叶啦，全吞下去。在好几次关于野蜂管的恐怖的故事中，恩翁爷爷都把这张嘴说成是河妖的血口，但也有两次，说成是水怪的魔爪。不管是血口还是魔爪，娥玛都相信，河水变得沉默的地方，是最可怕的地方。

娥玛追着喧闹的浪花，在岸边的草丛中不停脚地奔跑着。清晨的河面上，蒸腾着烟似的水雾。迎面的河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突然，扑啦啦！水草里飞起一只受惊的野鸭，吓得娥玛浑身一哆嗦。她停住步子，侧耳一听，哎哟，河水没响声啦，已经变成老头子啦。不用往水里看，准是墨绿墨绿的，准有张开的大嘴巴。娥玛回头看看，蜂场早已隐没在树丛中，连嗡嗡嗡嗡的蜜蜂叫也听不见了；再往前看看，离那棵弯了腰的黑心树还远着呢！怎么办？娥玛真有点后悔了，为什么自己不听爷爷的话，要跑到这里来呢？往回走吗？她这样自问着，两眼不住打量着她包围起来的灌木丛。灌木的绿叶上闪烁着晶莹的露珠。刹那间，这些露珠仿佛化成无数只眼睛，冲她直眨巴。其中有一双细眯眯的眼睛，是德龙的。德龙好象在说：

“射出去的竹箭只能往前飞啊！”还有一对圆鼓鼓的，是威拉瞪起的眼珠：“还是天女呢，胆子小得不如树上的小松鼠！”娥玛一咬嘴唇：哼，说我不如小松鼠？我今年都十四岁了，跟你威拉是同岁，你凭什么小看人？哼，瞧着吧！

就这样，娥玛来了劲，腾腾几步，跑到了黑心树前。她寻找一阵，摸到了拴在树脚上的两根鱼线。她兴奋地抓住一根鱼线，使力往岸上拽。哟，轻飘得一点劲也没有。不用瞧，准是没钩到鱼呗。娥玛把鱼线拉上岸来一看，哎呀，不但没钩到鱼，连鱼钩都不见了。线头上毛刺刺的，一看就知道是让乌棒鱼给咬断的。乌棒鱼的牙齿可真厉害呀，连蛤蟆带鱼钩一口就给咬走啦。娥玛又去拽第二根鱼线。嗨，这根可不轻，拽起来直勒手。不会拽起恩翁爷爷讲的那种满身都长着眼睛的河妖来吧？娥玛一面担心地想着，一面用力朝岸上拽着鱼线，拽着，拽着，忽然，一个奇怪的现象，惊得她叫了起来——鱼线上竟挂着两条乌棒鱼，一条咬着另一条的肚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没看花眼吧？娥玛使劲揉揉眼睛，下细一看，可不是真的嘛！两条猴子尾巴长的乌棒鱼都象野山芋那么圆滚圆滚的，带棕色花斑的无鳞皮乌黑油亮，微微张开的尖嘴巴里露出两排尖利的牙齿。乌棒鱼的脾气可大啦，一旦被钩住，几下子挣不脱，马上就会气死。这两条鱼虽然都死了，但四只小圆眼依旧闪着凶光。

回到蜂场后，恩翁爷爷一面帮助娥玛把鱼钩从乌棒鱼的嘴巴里退出来，一面连说带比划地告诉娥玛：“不贪嘴不丧生啊。头一条乌棒鱼大嘴巴一张，就把蛤蟆和鱼钩都吞进肚子里啦，可好，这下子走不开啦。第二条寻食吃的乌棒鱼就扑上

来，吃这条鱼，一嘴先咬破肚子吃肚杂，嘿，味儿挺美；再吃第二嘴呀……”

“就咬住鱼钩啦！”娥玛高兴地叫起来。

“是啊，它还以为咬着了一个半开^①呢。这么着，你就一钩钩两鱼罗。”恩翁爷爷笑眯眯地抚摸着下巴上短短的胡茬。

娥玛跟爷爷要了牛角尖刀，准备收拾乌棒鱼：“我真是一睁眼就有福气。等德龙和威拉从箐里回来，叫他们尝尝我的手艺，保准香得他俩舔鼻尖！小馋猫们。”

恩翁爷爷叨叨着：“小心啊，我的天女，刺猬闻不得黄鼠狼的屁臭，蜜蜂闻不得鱼虾的腥臭。你收拾鱼，可得离蜂场远点，不然，蜂子闻见鱼腥，要咬人的。你到箐河边去收拾吧。小心啊，那牛角尖刀也是会咬人的，我的天女。”你可不要嫌恩翁爷爷的嘴太碎。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更何况象恩翁爷爷常说的，花蕾般的娥玛是他身边唯一的亲人呢！

娥玛拎起沉甸甸的两条乌棒鱼去河边打整。不一会，在她的身后，在德龙和威拉合睡的茅草窝棚前，草丛里升起了袅袅炊烟。恩翁爷爷帮助娥玛点燃了孩子们设在露天的火塘，准备烧鱼啦。薄雾似的炊烟随风荡漾，和炊烟似的薄雾融成一体，象一块傣尼姑娘用棉线织成的纱帕，被晨风任意吹拂着，戏弄着，越升越高，越飘越淡，飞越过勐朗山寨小小的蜂场上空，消失在野蜂箐那密密的原始森林中……

勐朗山寨小小的蜂场建在野蜂箐一个入口处的半山坡下。这里背风向阳，倚山傍水，是个幽静的养蜂良地。站在半

^① 半开：旧社会边境上使用的一种银质货币。

坡上翘首向南遥望，隔十多里山路，可以望见翠绿的槟榔树和秀美的棕树环抱着一幢幢尖顶矮脚的金色竹楼，那就是傣尼勐朗山寨。站在半坡上向北望，是一片郁郁葱葱的亚热带密林，那就是连接边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野蜂管。野蜂管里有着取之不尽的蜜源。勐朗山寨的蜂场办了五、六个年头了。一九五六年初秋，芒果树上成熟了的累累硕果散发出醉倒人的香甜，翻身解放了的傣尼人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农业社，象高山上连根竞长的龙竹，挽臂搭肩，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为了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象天堂一样美丽富饶，勐朗山寨的傣尼社员们起早睡晚，改土造田，把谷苗的碧毯披上了山山岭岭。同时，他们还大力发展多种副业生产，开设了个养蜂场。织袋鸟的金丝窝是辛勤的鸟儿一趟又一趟衔草织成的，勐朗山寨的蜂场是社员们把自己私养的蜂子捐献出来建成的。嘿，说起来真有意思，由于每家每户养蜂用的家什不同，凑合到一起，简直就象开办了一个养蜂展览会。你看吧，有四四方方的箱子，有圆箍笼敦的木桶，有树皮疤拉的空心树段，有编织精巧的竹篾蜂笼，还有涂着牛粪的大土瓦罐。这些五花八门的养蜂家什，三三两两地布置在半山坡下的岩石旁和草丛中，形成了这个十分别致的小蜂场。你可别小瞧这个简陋的蜂场，蜡烛虽短光不短，在本约大叔和恩翁爷爷的辛勤饲养下，经过几年的繁殖扩充，由八、九十窝蜂，发展成四百多窝蜂。饲来养去，蜂子不但直接为田里的庄稼传授花粉，让那些水牛角长的包谷一棵秧上三、两个歪歪着，油菜荚子滴哩嘟噜结得象辣椒串子；而且还向国家交售了大量的蜜和蜡，增加了社员收入，壮大了集体经济。最近，山寨里添的两台打谷机，

就是靠养蜂收入购置的。照朗帅支书在迎接打谷机的社员大会上讲的：“这蜂子嘴劲可真足，给我们叼来大机器喽！”在那次大会上，在芒锣和鹿皮鼓的激动人心的敲击声中，乡亲们喝着，都抢着把竹酒筒往恩翁爷爷和本约大叔面前高举。一时间，酒筒碰撞，美酒泼洒，香甜的酒气把娥玛都熏醉了。她冲爷爷高兴地拍着巴掌，一双眼笑成了两个小弯月牙儿。

娥玛可爱她的爷爷啦。她听爷爷讲过，自己的阿达、阿妈都被魔鬼一样的旧社会吞吃了。自己从小跟着爷爷象野人一样躲在深山老林里，靠爷爷养蜂、打兽过日子。后来，无家的杜鹃找到了栖身的暖窝，是解放大军把他们爷孙俩救出苦海，搬到勐朗山寨落了户。爷爷养了一辈子的蜂，跟蜂有了感情，就和本约大叔一起为山寨辛勤养蜂。娥玛和德龙、威拉一道上学，他们住在离勐朗山寨很远的有一个有缅寺^①的傣族大寨子里，只有学校放假的时候才回家来。今年夏天，当牛心状的芭蕉花张开了一片片紫红色的花瓣，翻露出包在花瓣里的一排排乳黄色的小芭蕉芽儿的时候，乡亲们送本约大叔去内地学习先进的养蜂技术，并且准备为遥远的勐朗山寨引进一批优良的意大利蜂。蜂场里，只剩下恩翁爷爷一个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朗帅支书和卡布热老队长，多次提出队里派个人来帮助恩翁爷爷。恩翁爷爷总是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要给山山水水披红挂绿，地里的活计忙得大伙小腿肚子朝前转。眼看着人手紧得拉不开锯了，你们还要为我抽人添丁？哼，你们是不是看我人老背驼啦？咱这胳膊腿是石头疙瘩凿的，不

① 傣族的寺庙称缅寺。

是糯米饭团捏的！”听，话说得多脆，硬是一口谢绝了。可你想想吧，四百多窝蜂子，喂蜂啦，割蜜啦，检查蜂病啦，准备分群啦，除害虫啦，扫卫生啦，真够恩翁爷爷一个人扑腾的。正是瓜重需要竹竿撑的时候，七月中旬，出笼鸚鵡似地飞回来了德龙、威拉和娥玛。他们要跟恩翁爷爷学养蜂，在蜂场里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这其中，孩子们还有一个最美好的心愿呢！朗帅支书高兴地领着孩子们去见恩翁爷爷。恩翁爷爷轻轻地抚摸着孩子们的头顶，笑眯眯地说：“你们都是穷人树上结的橄榄果，如今识文断字了，还不忘庄稼人要凭劳动过日子，这好。不过——”他的眉头拧起疙瘩了，“一头钻进蜂场，耳朵里整天嗡嗡嗡嗡的，怕要吵昏头脑，误了学问呢。我们老辈子扁担横地不识一，吃尽世上苦中苦；如今是虫蛀老梁无指望，全盼着你们象雨浇春笋天天长。依我看呀，你们还是不要放松了学习。有时间，好好写写念念，莫要来这野地里听蜂叫，看蜂飞，荒了满脑子的文章吧。”朗帅支书笑着告诉恩翁爷爷，请放心，孩子们已经安排好每日读书做功课的时间啦。莲花并蒂藕成双，应该让他们在暑假里来个学习劳动双丰收。恩翁爷爷听罢，连连点头。你可别以为点头就是欣然同意了，你听，他又发话了：“养蜂养蜂，十养九叮。这活计可不好盘弄，要是把你们都叮咬得青头肿眼的，那可把人的心肝都疼碎啦。再说，箐里的老熊啦，豹子啦，麻蛇啦……”还不等恩翁爷爷掐着指头数完这些吓唬人的猛兽，孩子们就乱开啦，又是扯他的袖子，又是抱他的后腰，死说活说，赌咒发誓什么也不怕，要求好歹收留他们。最后，恩翁爷爷终于松了口，他对朗帅支书说：“小小山雀五个脏，小小田螺三道弯。我早猜出娃娃们的

心事了。这不是，大军的节日马上就要到啦，他们是想用自己参加劳动而收割的最甜最甜的蜂蜜，去慰问 179 军械库的大军同志呐！”一句话，剥开笋叶露青竹，挑明了孩子们的心愿，直逗得孩子们象清晨的林中鸟儿一样，又是跳又是叫。恩翁爷爷抽出腰间的砍刀：“走，砍竹子搭窝棚！这回呀，吃瓜的摘瓢的，都想到一根葫芦藤上啦。我老恩翁早盘算好了，把这半个月割的蜜都送给大军同志，好好慰问慰问他们。”

就这样，蝴蝶飞进了花丛中，孩子们搬进了养蜂场。在恩翁爷爷那简陋的矮脚竹楼旁边，搭起了两座小窝棚。孩子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好说好笑的恩翁爷爷，合住在一个竹楼里呢？恩翁爷爷说，牛老瞌睡多，人老瞌睡少。每天晚上，直到喜欢对着月光唱歌的桑洛洛鸟都疲倦得闭紧了嘴巴，恩翁爷爷才爬上地铺；睡不到剥出两只麂子的工夫，又要爬起来，抱起大竹烟筒，向着若明若暗的火塘，咕噜噜，咕噜噜，抽一阵子苦辣辣的老烟叶，直抽得鼻子、嘴巴、竹烟筒口一起朝外冒白烟。抽饱烟，还要喝饱茶，这才摸回地铺上睡。可是，每天清早，等不得昼伏夜出的懒猴卷起长尾巴躲进竹林里，恩翁爷爷的宽裤脚，就要把蜂场里的含羞草都扫得低下头。孩子们如果跟他睡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睡不好觉，影响身体健康呢。因为，竹笋般的孩子们，正是瞌睡最好的时候，应该象大白天倒吊在山洞里的蝙蝠一样，尽量睡足睡够才好。你看，恩翁爷爷想得多么周到啊！

娥玛在箐河边把两条乌棒鱼收拾干净转来，恩翁爷爷已经把火塘燃红，又到蜂场忙活去了。娥玛把烤麂子干巴^①用

^① 干巴就是晒干或烤干的肉。

的竹篾架子架在火塘上，又用牛角尖刀把肉滚滚的乌棒鱼切成一片一片的，铺在篾架上烘烤着。雪白的鱼片滋滋地冒着油，不多一会儿，就烤得焦黄了。娥玛咽着口水，在鱼片上精心地撒了一层细盐末和辣椒面，拈起一片放进嘴里，嚼，又酥又脆，嚼了个满口香。她打开扁圆的竹篾饭盒，把昨晚蒸好的糯米饭，揉成四个饭团，丢进炭灰里捂着。其中，有两个饭团特别大，象两个牛心果似的，不用问，那是为德龙和威拉准备的。

“我的天女，爷爷的眼力不好，你快来看看，这蜂是不是要分窝啦？”蜂场那边，传来恩翁爷爷的喊声，“你快来吧！”

娥玛知道，爷爷可不是眼力不好，而是有心要考考自己学到的养蜂知识。娥玛连声应着，象只小野兔子，三步两步蹦跳到恩翁爷爷身旁。恩翁爷爷的面前并排躺着一大一小两个蜂箱，娥玛看看大蜂箱，只见辛勤的工蜂正在忙碌着：有的在空蜂房里打扫卫生，用嘴把里面的蜂粪和灰尘衔出来，叼出蜂窝；有的咬开封着蜡盖的装满花蜜和花粉的小仓库，取出里面的甜食，给那些刚刚会蠕动的幼蜂送去早餐；有的不停地挥舞着头上的两根触角，在巢脾上比比划划，准备建造新的六角形房间；还有几只工蜂，正一拥而上，与钻进蜂窝里的一只大红蚂蚁搏斗着，将红蚂蚁咬死，拖出巢门外面。大肚子的母蜂在一群工蜂的簇拥下，神气地在巢脾上爬着，不时把尾巴伸进打扫干净的空蜂房里产卵。要知道，一窝蜂能儿孙满堂，兴旺红火，全靠它啦。所以，工蜂对大母蜂照顾得特别周到。它热了，工蜂用翅膀给它扇风；它渴了，工蜂就飞出去吸水给它喝；它要从一块巢脾到另一块巢脾去，工蜂就手拉手地给它架一个梯子。这时，外出采蜜的工蜂飞回来了，它们都是有功之

臣，肚子里吸满了蜜汁，两条后腿上，吊着两颗金黄色的圆球，那是采来的花粉。它们在蜂箱外得意地转两个圈，一只跟着一只钻进巢门。回到家之后，它们就互相比开啦，从嘴里吐出蜜汁，用中腿扫落花粉，看看谁的收获大。比了一阵，仿佛谁也不服气，又都嗡嗡地飞出去了。嗨，多带劲的一窝蜂啊，一切都正常。再看小蜂箱，情况就不同了：数量过多的工蜂挤来挤去，谁也不出去采蜜。大肚子母蜂懒洋洋地睡在房子里。还有一些蜂，一只咬着一只后腿，结成一大串，从巢门里悬挂出来，风一吹，还摇来摆去的，象岩羊的胡子一样。

“哎哟！”娥玛惊叫起来，“长胡子罗，长胡子罗，要分蜂啦！”

恩翁爷爷笑了：“树大要分杈，子多要分家。这窝里容不下这么多蜂啦。如果我们不赶快把蜂桶准备好，它们自己可就要分家啦。分出来的那窝蜂，就会轰的一声离开蜂场，飞到野蜂箐老林里去过日子。”

娥玛望望小蜂箱里拥挤的蜜蜂，忽然觉得它们怪可怜的：“爷爷，它们在老林里过日子，风吹，雨打，它们受得了吗？”

“到了那份苦命上，受得了也得受，受不了也得受啊。唉，蜂进老林，就变成了野蜂；人进老林，就变成了野人啊……”说到这里，恩翁爷爷长长地叹了口气，连眼圈都红啦。

娥玛猜得出，爷爷一定是又想起了他在老林里度过的苦日子。每当想起过去的事，爷爷就会心酸。娥玛赶忙闭紧了嘴巴，抬头望望野蜂箐那茫茫的密林，心里一个劲地叨念：德龙，威拉，你们快把蜂桶砍回来吧，好让分家的蜂有个温暖的窝……

叮叮咚咚！叮叮咚咚！

野蜂窠的密林里震响着时急时缓的伐木声。这声音，惊动了林中的飞禽走兽。钻洞捉虫的啄木鸟收住锥似的尖嘴，瞪圆眼睛望着伐木的两个少年；外出采食的长臂猿怀里抱着一串黄橙橙的野芭蕉，攀着麻栗树那曲扭的树杈，左顾右盼，找寻着发出声响的地方，早忘记了儿女们还等着吃早餐；觅水润喉的马鹿停下细长的脚杆，摇晃着金色的茸角，支楞起尖尖的耳朵，欣赏着这如同戛当阿洒节^①的鼓声似的伐木声。

德龙和威拉放倒了一棵空心的大叶子树，把它砍成四段。嘿，把它们扛回去，每段两头一堵，就是四个满不错的蜂桶。可是，每段树桶子都象一大串香蕉那么长，象老象腿那么粗，胳膊夹不往，手也不好提，怎么拿回蜂场呢？德龙抓抓后脑壳，好象他的主意都藏在后脑壳里似的。威拉连想都没想，手背一抹脸上的大汗珠子，粗声粗气地说：“嗨，德龙，别费思想了。咱俩一人先扛走一个，剩下两个丢在这里，反正老熊也不会把它们搬走的。”

“可我们不能象老熊一样笨啊。”德龙还在抓脑壳。忽然，他那秀气的瓜子脸上露出了笑容，长长的睫毛一扑闪，“有啦，拴成马驮子！”

嗨，蜜蜂盘窝眼多，德龙的心眼更比蜂窝多。德龙给威拉讲解着：象赶马人用的马驮子一样，用藤条把两个树桶拴好，从中间连接起来，往肩上那么一搭，胸前吊一个，背后吊一

^① 戛当阿洒节是傣尼人秋收后的一个节日。届时唱歌跳舞，热闹四天。